

声音



我想过简单的生活，爱人与被爱。

阮庆岳 著

东方出版中心

「音」

阮庆岳 著

東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声音 /阮庆岳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8.6

ISBN 978-7-5473-1287-2

I. ①声… II. ①阮…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9091 号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18-445 号

本著作物经厦门墨客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由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东方出版中心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本。

声音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63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1287-2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021)52069798

那幽微的与那必远扬的（自序）

我对声音的幼时记忆，经常与我对疾病的记忆连在一起。

最鲜明的印象是病着的日子，一人独躺偌大榻榻米床上，听晨起一切喧嚣器。兄姐们吵闹着预备上学去，父亲也穿衣打领带要上班，早食的小菜贩子在楼下摇着叮叮的铃，母亲喀哒喀哒奔下楼梯，一屋子吆喝吃穿声交错不绝。

终于一一离去，寂静下来。

然后，母亲会再入房来探看我，告诉我她要出去买菜了：“一会儿马上就回来。”又说：“不要急，要乖乖躺着，我会买红豆米糕给你吃，可是，绝绝对对不可以跟他们说喔！”我知道她所说的“他们”，就是一样欲想着红豆米糕的兄姐们。是的，母亲，我当然不会说的，我无意炫耀，也根本不会急，我不是那种人，我是到长大后，才显出急切模样的。

母亲出门之后，洗衣妇人悄悄在廊外磨石子洗台上，手洗起我们的衣服，水声哗啦啦。妇人有时低低哼着客家歌，有时晴日般大声与某妇人隔墙开心聊天，完全不知觉我的存在。那时，只有客家

话语和无名歌曲，轻微地飘摇在空气中。

那是我与寂静以及因之而生的声音，安然独处的时光。这样的一切是那么美好，让我甚至恍惚觉得，病者本是最幸福的人了。

生病的记忆与声音特别相联系。上小学时染了重病，被从南方的小镇，送到邻近的城市，入住诊所医师的家。他们让我独睡二楼的榻榻米房间，整日皆我一人，父母在周末来看我。那时我太虚弱，连起身窗台的气力都无，就以耳朵捕捉不断穿梭来去的街景，譬如上下学时欢乐的儿童、卖吃食的小贩、偶然相互争执对语的路人，以声音涂抹想象。

在美国念书时，也大病一场。那时省钱没有买医疗保险，就回宿处锁门关窗，禁食躺卧，自我修护，只留几灯一座，喝水读些书，安静听着世界流过去。一切既近也远，不能喜也不能悲。约三日后，再起身，病好了一半。

这样与声音的关系，伴随我颠颠仆仆的健康状态，大约到了三十岁才作了改变。也就是说三十岁之后，虽然我的身子看来依旧不强健，却也奇怪，竟然不常生病了（母亲心怀感激地说那是菩萨对她私下的承诺）。但我一直没有忘记那恍如单弦反复的声音，既幽微温柔绕身又是无情瞬间远扬。

倥倥傫傫，唯有病者才得聆听。

因之特别怀念，并思索着：难道是因为离了病者的状态，也同时失去聆听世界的幽微位置了吗？难道强者不能见，也不能闻吗？如今我有时也不免回顾纳闷着：或其实是我的身体根本就明白，那

样因病而得眷顾的时光已逝，所以不得不健康起来吗？而且，虽知成为蒙人眷爱的强者，是没有聆听的权力，依然只能任其远去吗？

所以，久久没有再听得那声音了。以为与自己的生涯茁长有关，或是与后来大半生命所度过的台北以及他城历练有关，所听见的声音越是匆匆短促，可听见的事务也越发局限尖锐，如强鼓砰砰耳畔，无法略去。当时，并不能自知这样的声音，究竟是好是坏，只害怕听不到所有他者都听闻的声音，如逐波翻涌的浪，一刻不能自松弛。

中年时，一次交换艺术家到洪都拉斯去，在偏远穷困某山村居住两月余，因语言关系无人得说话，竟像哑者般地度着日子。如今回想，许多声音影像流转如灯，反而难忘。回到台北，毅然结束已十年的建筑师事务所，像决定闭上那滔滔不能自绝的嘴巴，希望重启闭塞已久耳朵的聆听能力。

这样一晃，也已十多年，这段时间，我一直穴隐般地住在台北山边的东湖。先是，开始听到隔街山丘众鸟啁啾啾啾，欣喜让我悠悠醒来，躺卧床上听那些高低长短的啼音，仿佛各自的喧嚣里，又隐着什么神秘讯息的既和谐又完整。多么神奇啊！究竟是什么力量，能让各异的鸟全然鸣唱，又相互共鸣融为一体？

日后，我逐渐发觉这种众音齐鸣、和谐又同调的现象，其实在我日日的生活里，并不少见。譬如此刻，我凝望窗外，阳光意外明亮饱满，风悠悠吹拂，阵阵喧哗扰动满布我阳台的长春藤叶片，稀里哗啦；百叶窗的杆子一摇一晃轻击着窗框，发出细微咚咚咚的声

响，远后方阳台浴缸旁的风铃，悠悠扬扬同声回应；眼前有几棵大王椰子，随风婆娑韵律摆动，缓慢低沉发出沙沙沙的声音，饱满的阳光低音吟哦，无声却有力。然后，急急飞过的鸟，鸣叫穿划过这一切，奔向那未明的远方。

鸟也会停落下来，完全没有注意我存在，几只远立在阁楼屋顶，优雅修整自己的羽毛，自在怡然抬头四望，朝天际鸣叫几下，振起翅膀又飞去。这些鸟我都不能识得，有的华丽，有的朴素，有的硕大，有的小巧，来来去去，穿梭不停。我不觉得我必须知道它们是什么鸟，因为它们恐怕也不会在乎我的名称为何。

夜里的声音也很神奇。当一切都暗去时，声音的精灵便活起来了。因为声音本是不爱被看见，声音并不依赖视觉而存在。我常睁着无用的眼睛，躺在我半层阁楼的床上，自在驰飞作冥想，敏感的耳朵不时接收到细微声响，与我的思绪相应合。有时我难分辨，是这些神秘隐身的细微声响，召唤、引领我内在的思维走向吗？或者，其实根本是思维，在我生命的现实路径里，不断为我敲击出各样乐音来的呢？

最难忘夜里的声音，是九二一大地震那夜。醒来意识到这事实时，我先拨了电话给那时独居的母亲，她住在城市的另一端。母亲说：“我也正要给你打电话呢！”然后絮絮叨叨着注意的事情，譬如烛火的安全，食物有无短缺，用水一定要储存……那时候，我同时听见街路上，人声哗哗的喧扰，有人携全家驰车远去，发出尖锐急切的声响；有人成群移到巷口的公园，显得不安也焦躁。然而，那

时刻天地却沉寂，无声也未明。

我也喜欢轻轨的声音。有一次，我坐在一个咖啡店，看见与我等高的车厢，眼前悠悠跑过，发出微微韵律般的震动。那是一种介于声响与震动间的波长，像是在母亲怀里晃动入睡的节奏，也像是情人相拥黏腻的波涛韵律，让我悠悠神往。是城市的声音，人的真实生活所发出来的声音，像是远处的夜市喧嚣余音，某家夜里突然啼号的孩子，周日下午传来谁家快乐的卡拉 OK，既真实又遥远，温暖也清凛！

于我，声音在记忆及我内在心灵间，有着神秘难明的联结。比诸影像，声音似乎更能让我泫然泪下。我想，应该是因为声音可以穿越一些壁垒，得以入到被闭锁的神秘某处所，揭出一些我所无法抗拒与自掩的讯息吧！

我其实相信城市的声音都是美好的，像树林里的一切声音本都是有机也必要的。有些尚且不能被接受的城市声音，我宁愿认为是或者还没找到自己融入的方式，也或者是，我们还没空出这些声音可以进入的位置。

声音本是纯然的。

目 录

辑一 青色·生活

一人一色 / 3

二月书简 / 5

三色蛋 / 12

天使身在二地 / 14

天空之墓 / 16

光阴 / 17

因为恐惧所以阅读 / 29

有山微微 / 33

死亡般慢悠悠的生活 / 39

色不异空 / 41

行过富锦街 / 42

何必哭泣，嘉年华还未终了呢！ / 46

我想过简单的生活 / 47

孤独就是我的本质 / 52

盲眼刺客的迷宫约会 / 56

歧路花园 / 58

青山啼红了杜鹃	/ 64
客旅生涯不是梦	/ 70
不爱飞机场	/ 72
夏末最后的窗子	/ 78
神话正在显身	/ 82
移动，在寂寞的地方	/ 84
鱼们	/ 85
创作与孤独	/ 91
单页风景	/ 95
游牧的男人、农耕的女人	/ 97
与山隔街对住	/ 101
阅读是夏日一阵雨	/ 108
声声啼杜鹃	/ 111
谢谢你啊，冉肖玲	/ 112
关乎爱情的一切	/ 118
恋人在对街	/ 120

辑二 夏日·阅读

- 人人都爱蔡国强 / 125
- 小说本来就是政治行动? / 128
- 你们并不存在,可是我存在吗? / 130
- 我喜欢谢德庆 / 132
- 我双眼所凝视的 / 137
- 明日的昨日城市 / 139
- 孩子,再玩一次摩天转轮吗? / 141
- 恩宠 / 143
- 浪漫的雅各之梯 / 145
- 都市彷徨之犬 / 148
- 童话未必是神话 / 151
- 意淫不等于性交 / 153
- 废墟,一种远观的风景? / 155
- 双重距离外的《半生缘》 / 158
- 庞克不死,只是凋零 / 161
- 忏情属天、救赎属地 / 164

- 一种回眸的平静 / 166
- 人人都是恐怖分子? / 171
- 不老京都，尚能饭否? / 176
- 他不知道手该摆在哪里 / 180
- 只是一种谦卑 / 186
- 因我期待，你的呼叫显现 / 190
- 预言与挽歌 / 193
- 我自身就是地狱和天堂 / 198
- 我的名字叫漂泊 / 203
- 赤裸的男人 / 208
- 赤裸者与萎缩的梦 / 215
- 哀伤是我怀中镜 / 222
- 背叛自己灵魂的时代 / 225
- 鬼气森然的宁静 / 231
- 畸零地与带罪的人 / 241

辑一

青色·生活

一人一色

为何一人一色呢？

因为凡天下一人皆只能有一色，如黑、白、黄、褐等，生来就被分派一色，火车、轮船一样由头等至三等舱各自壁垒分明，不管开不开心，绝对无法更替相混淆。

但是，人总不甘心被分派的颜色，权贵者如迈克尔·杰克逊，可以大动手术整形漂白；不权不贵的，也可阿Q般以衣饰言语鸵鸟障眼，混装成譬如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也是脱身一法。

另一种，是效变色龙的异色本事，或因某种内蕴的修行，不觉自己透出另一个皮肤外的颜色，像打坐时自然浮露出来的光晕，或是修成正果后，不知何处跑出的涅槃石子（众人抢着要），另一个非本我的颜色，如影随形，无缘由地就附了身。

再一种，是如斑马或孔雀鱼非单一的色泽，但斑马族天生会障眼隐身也太少见，暂不去考虑。

就先来彰显有二元异色禀赋近乎宗教圣性的人。

如阮玲玉本当黄色却显现白色。

为什么阮玲玉是白色的呢？因为我觉得阮玲玉是天使，而天使本当是白色的……

热内绝对会同意我的看法，他就这样写过：

我只能片段零星知道这些郁色迷人花朵的美妙绽放：一个是由一小片报纸上看到、一个是我律师不经意提到、另一个则是囚犯们吟唱般传述的——他们的歌声穿过牢房，朦胧、无望而悲伤，有如夜里唱的悲叹曲。乐曲终了时尤其显得动人，好像是音乐天使散放出来的，但也同时使我惊怕，因为天使令我不安。天使让我联想起白色、模糊、恐怖如鬼魂的透明肢体。

阮玲玉如鬼魂，当然是白色的。

她说人言可畏，我觉得人言因此特别可贵。

二月书简

之一

我们谈了两三次，关于你们两人一起展览的事情。虽然我觉得你们的作品间，有些看似清楚易辨的部分，譬如对家、对记忆、对时间的反复回绕，但我一直觉得这些应当都还不是扣联你们的核心所在。我也曾经提出反向的“迷路”，作为对似乎都在寻找返家路途的思考，但到底是什么才对，我一直没有答案，也困扰着。

我现在想从另一个我近来深感兴趣的题目，试着作切入，也想听听你们的看法，就是关于“神秘”。对此我想先提一下有本这几年我一直喜欢阅读也不断受到启示的书，是被称为基督信仰神秘主义思想者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所写的《在期待之中》。我没有办法清楚地对你们传述这本书究竟在说什么，我就抄一小段文字，也许你们会稍微明白我的意思：

有时，头几句经文，就使我的思想脱离肉体飘逸而去，将